

商

子

商子五卷

四部叢刊子部

商子卷第一



四明范欽訂

更法第一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
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
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
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
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
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



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
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
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
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
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
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
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
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

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

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而時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恠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
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
農不救農不救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
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
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
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
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
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

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
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
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
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
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
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
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窳惰之
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
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

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
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
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
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
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
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
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
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
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

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賤
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
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爲荒飽商估
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
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
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
鬪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
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
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農民

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立民一意則農民
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
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庸官食槩不可以
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
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
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
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
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
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

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
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
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情之民不游
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情之民不
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
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
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
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
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

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
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
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
興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
不荒商勞則去商喪寡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
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
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
墾矣今送糧無取餽無得反庸車牛輿設設必
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

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
○○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家其者教民也皆作而得官爵是

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
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
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
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
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
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
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
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
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

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
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
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
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
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
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
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
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
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

冀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
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
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
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遊合
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
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
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
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博國力博者
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